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三十九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

劉

璫弟璉

陸

澄

劉璫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愔六世孫也祖弘之
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璫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
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

曾與璪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璪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璪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璪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誅璪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璪入華林

園談語謂璫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璫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璫使數入而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璫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璫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璫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

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璫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璫終
不就武陵王畢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璫為畢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
司徒記室璫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
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

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
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縵縷或
復賜以衣裳袞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
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
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
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
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
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
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
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
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鏢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
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
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
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璫姿狀纖

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
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馬竟陵王子良親往修
謁七年表世祖為瓌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
皆賀瓌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
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瓌學者彭城
劉繪順陽范鎮將厨於瓌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璫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璫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璫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璫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為璫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璫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

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鐘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歟亦以為然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歟弟璉

璉字子璉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又落姐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鷹刀下官

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
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
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
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
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
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

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
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
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
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
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
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
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
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
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
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
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
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為劫子弟
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
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
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

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
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
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
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
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
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秘直
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
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

蕃岳宰臣引咎謝罪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
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非伐專征之大秘
霸季之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
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
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
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
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
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劾凡茲十彈

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
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
者謚彈在今龕鰲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
自宜依以為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國憲
今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來准後人被
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
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
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

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
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
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
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
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
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刼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
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
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

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
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
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
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為秘
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為輔國將軍鎮北鎮
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
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
廉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

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
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
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
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
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
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

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糜信注顏益以范甯糜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糜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

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
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
糜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
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
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
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
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
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

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
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
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
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
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
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
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

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諡靖子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為况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
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
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
大悅用為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
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
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
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

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
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
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
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
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
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

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
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
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
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
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
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闕西璫居閣
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大正四年

南齊書

西

全宋文卷三

卷三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陸澄傳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
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南史無異聞殊旨
二句臣承蒼按陸澄言王弼注易異乎儒學而王儉
答之如此自唐孔穎達作正義專取弼書而康成之
說遂廢矣

史臣贊彥淵書史疑問窮稽○臣承蒼按彥淵當是王

摛字齊書無摛傳南史附摛於王湛傳後不載其字

有云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擣問無不對此云
疑問窮稽想必謂擣也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

四十五
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陸費鑿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四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二十五
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
隨世祖在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為宋邵陵王左軍行參

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
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
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于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
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
勲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
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槊微具顧眄左右叱

咤自專摘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
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
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
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絳標
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
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
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治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蕪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
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筮
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狔蒜轉積鵝粟漸盈
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
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
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送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
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

世多以間緩貽讐少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畧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

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箆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征虜將
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
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
甚多舊遏古塘非惟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

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為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為護軍

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禡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

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
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
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
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
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
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
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

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圉恩文累隆今科網嚴重稱為
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
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
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
遠書軌未一緣淮滂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

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夔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闕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絃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

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
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瑰陞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書亟見地孽亟
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噉縑纈雖賤
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
在哀剋圍桑品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
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
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
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
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
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樵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
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
制永久或聞長宰湏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

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
未上許以申原免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
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
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
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
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貨許以賈銜前人增估求佚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蕪復交關津要共相

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貨載凡求試
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詈最合從網若罰
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
後侍郎謹寫闕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
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
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
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
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
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
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懼忽至重之誠頃
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宅掩殆廢且
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

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
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野交待疎闊晨出晚還頓遺
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欵闕二漢全
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
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
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
暑而別為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
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

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
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
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為陛
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
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
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
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

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
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
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
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勩懃厲身奉法實願聖躬
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
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

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
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
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
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
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
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
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
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

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
為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
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問日入參承世祖暴
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
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
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
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
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

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

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沿情所隆故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
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燮曜台陞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
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
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
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
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
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
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冑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為
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為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
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
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
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
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
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湏三更

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
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
謀少留其事湏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
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
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
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

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秦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
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
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
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
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
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麇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為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
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
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
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
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
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
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
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為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為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為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為嫡世祖即位為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闕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

四郡入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
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竊昔未有肩所以因心鞠養
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竊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
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尋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
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
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

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
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
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于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
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
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
脩之曰既以降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
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
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

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羣小勅
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
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
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
諧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
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
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
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

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
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
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
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
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
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
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
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

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
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賜為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
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
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
安定馬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
對跳子鳴嘯上留日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
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

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
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致陷凶德
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韞矢
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
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厲愴動墳園思
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
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
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輶之容薄申封

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
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
成人雖輟屑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傅訓之憐
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
明二年出為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
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
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

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
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
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為侍中領右衛將
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為使持節都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
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

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為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
為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為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
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為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
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輟自隨顯達入別子懋謂曰朝
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
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

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
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
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其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高
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
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
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
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
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

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

理然為其備不可整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
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
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
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
處參覘糧食最為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
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問事又
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
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

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
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
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
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
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賜
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
公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

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為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為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為雍州子隆復解督

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
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
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
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鄴陽王
鐸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為輔國
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
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

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
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為持節
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
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
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為持節都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

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為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
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為右將
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
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
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為北
中郎將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

徙瑯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為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瑯邪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

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
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
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為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為後將
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世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眾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

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為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衿雖卓爾

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朝出閫閨暮司方
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
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
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
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
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
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魚復侯子響傳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

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臣祖庚按南史子

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與此

互異通鑑考異曰蓋蕭子顯為順之諱耳注云順之

梁武帝之父蕭子顯仕梁朝而作齊書故言其為順

之諱也又按帝紀作巴東王通鑑同蓋魚復巴東屬

邑是時貶為魚復侯也

豫章王嶷上表○

臣祖庚

按表文與南史所載繁簡互

別

微列葦輶之容○輶汲古閣本作輶旁注雍正本作輶

先是貶為魚復侯○南監本無先是二字

晉安王子懋傳阮報其兄于瑤之為計○兄南監本作
同產弟南史亦作同產弟

不如法即問事○問事南監本作周章

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南監本無及字汲古閣

本無級字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四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顥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
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
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

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
儻錢帛融獨儻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
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
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
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
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
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

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
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
與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
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
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
朝總江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樅

麤

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以舉波

郭

音

天地而為勢滢

音澤

及滔

音洽

音合

來往相享

音合

汨

道之所經焉苔苔蓆蓆窅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

河浪其西界茫沆于剛汴河汨于突硯于磊漫無官桓旁踞委岳

橫竦危巒重嶂岌岌攢嶺聚立律呂礧音窟竦呂欽今架

石相陰陰隋徒罪陲陲橫出旁入鬼鬼支罪磊磊若相追而

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

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

春而自華江淙許江泊泊許百滌子巖拍芬嶺觸山礧石汙

灣于寒音況于硯於泱於澗音流柴礧五感反岫五頓屈

浪低波蓉

苦降交苦砭

苦江折嶺挫峯窄浪礮

音郎培朋山相

砭

苦合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象

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無前

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

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

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

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戶益益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

橫橫

音皇

沆沆

于剛

浩浩

音害

淬

音貴

潰大人之表決

於胡

蕩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隕若乃漉

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竒名出錄

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懼

羅音鮪容鮓音鮪

音鮪人音鮪果音鮓滑音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

天發噴灑噦於噦於流雨而揚雲喬醜壯脊架岳而飛

墳跣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簡矣踰矣煥七曜之文鮓螭瑁

蚌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

伏鱗漬綵昇鮓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

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

如菅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砥去遠抵欒木以激揚

浪相礪傍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菱

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眇芬芳

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艦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

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

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決天地於揮忽雕隼

飛而未半鯤龍趁貪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

救

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
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絃四斷平
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闕
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層
漢無陰照天容於鯨渚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進廣
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
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士
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

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

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

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隄

於陟

倉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糝網

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礫

去

岸而千里

若崩衝崕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

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

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珞峯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
文錦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
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
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
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
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
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
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

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
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
喆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為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眾
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
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
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
展有舊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

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為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
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
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
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
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
領事劉劭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劭不融議宜哭於是始
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

宜拘束小忌尋蕪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
職為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為
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為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
瞻為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
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
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
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
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

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
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
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
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
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

郎非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
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太祖素竒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
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
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
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
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戴善往詣戴誤通尚書
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

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
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
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
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
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搯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
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
為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
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

而反常以凡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
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
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
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
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
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
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
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
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
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
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
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
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
屢竒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
墮家聲汝若不省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
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為厲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
令如故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

不悅答顯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
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內親
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
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
出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
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顯顯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
祖口授令顯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顯言之於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
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柎杖被錄稽顙
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助當書
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
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
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
得之何遠還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
文惠在東宮顥還正負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顥音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
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
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曰此義
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
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
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
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顯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
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
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

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顥換之顥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顥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蕪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顥卿精進何如

何胤顛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
博士蕪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
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鮓脯糖蠟以為非見生物疑
食蚘蠅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蚘
蠅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
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

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屑兄點亦
遁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
其未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為之品節
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為
士者豈不以恕已為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
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
矜歎彼弱麕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况可
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
肉揣毛以挨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
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
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
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
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

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
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墜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
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
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
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姿然後

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
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
名教若夫竒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默同解擯務在連
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十一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張融傳九天相掩王地交氛○諸本同按王疑作五
周顥傳量肉揣毛以挨枝剝○挨南監本作俟枝疑作
披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